續高僧傳卷第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去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禕姓陳氏漢太丘仲弓
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又為洛州緱
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慧早
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
纓而返　以為尅終隱淪
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
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
群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罹窮酷
携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
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
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誦目緣
略無閑缺覩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
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為無為法豈復
恒為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恩齊之
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彩在
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
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

續高僧傳第四
僧徒異其欲奉美其風素愛之至
師友參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開役務
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
大業餘曆兵飢交貿法食兩緣投庇
无所凈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
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
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即而聽
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
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
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岩穴條疏本幹
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
逾數十皆溫結曾府閩持自然至於
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
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嘆
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
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号英雄四方
多難總歸綿益擱與禪誦送口傳辭
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世号難加人
推精覆皆師承宗據隅隩明銓皆來
攝論十二住義十表銷釋十有二家
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奘初聞記錄
片無差舛登座叙引曾不餘緣須從
為述狀逾宿構如斯甚衆不可殫言

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 續高僧傳卷十四 [illegible]
沙門講揚必論不窺文相而諷注無
窮時日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既與兄
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維曰學貴經
遠義重疏通鑽仰一方未成探賾有
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擁
數化振網趙魏慎發內心將捐巴蜀
捷深知其遠量也情顧勤勤每勸勉
之而正意已行指無返面遂乃假緣
告別間行江硤經途所及荊揚等州
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便北達深所委
參身錯素襲專問絲治無遺終始十
月首尾略盡時彭趙學侶相顧逢秋
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
高遠行解相當今亘古今獨擅鄴中
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
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禮
事等法朋偏為獨講雜心攝論指撝
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厭
休又驚異絕歎撫掌而嗟曰希世若
人尒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
知有部包籠領袖吞納衿褋揚業帝
城奉儀群學乃又從焉創通京都詮

筵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經論教
悟其從如林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
奧生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
流摽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
慧是長命来連坐吾之徒也但爲俱
舍一論昔所未聞因尔伏膺曉夕諮
請無審其邪至慧悟霞明樂説不
窮任其索隱畢思研擇睟周究竟沙
門玄會匠剖涅槃删補舊䟽更張琴
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遅疑煥
然法滯僕射宋公蕭瑀欽其脫穎奏
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栖物表乃又惟曰
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
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藴
曾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
生殉命措往華胥何能具覿成言周
通神解一覩明法了義眞文要返東
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
弥勒後進鋒穎寧轂想於瑜伽耶時
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擧詣闕陳表
有司不爲通引頴迹京臯廣就諸蕃
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便通側席
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

續高僧傳卷四 第五張 丈
倫下勅道俗送豈出寺曰斯除偃往
奘咸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
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
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
初奘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咸
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
麴文泰特信佛經復承奘告將遊西
鄙恒置郵驛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
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奘苦
辛倫言意及合宮下庶驚異希有延
留夏坐長講開弘王命為弟母命為
子恭礼厚供日時恒致乃為講仁王
等經又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
奘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辞
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
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為法障乃不
食三日命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
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
果心東返願重垂誡誥返與奘子傳
香信指為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
仍 勅殿中侍郎賫綾帛五百疋書
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
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

皆其部統故重遣裝關前路也初
至可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覲
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
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
地必令奘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
華中途經國道次參候供給頓具信
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
國人物優劣奉信淳踈具諸圖傳其
鐵門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
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
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号
焉見漢門扇一竪一卧外鐵裏木加
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斷
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覩貨羅
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
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
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愽叉河也其
境自分為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
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
分以斯時溫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
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
為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寠歌
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為勝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張 玄

冬夏山中用避寒暑故有兩寺王都
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鑵可容斗許
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治
難睹觀其為國使躬事面戴西或不
遠有提謂波利兩城建塔茇盧即是
初道成獻麨長者之本邑髮爪塔也
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
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
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閣佛長
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挍晃曜
人目見者攝其又有佛齒舍利劫初
緣覺齒長五寸并金輪王齒長三寸
諾芮商那和脩盍及九條衣絳色猶
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弥勝
僧有六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
舉高丈八延請道遊廣樹名壇國有
如來為菩薩時齒長寸餘又有其
髮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其民
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為邊
國番刹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
東南七百至濫波國即印度之北境
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正名猶身毒
賢豆之訛乎可論其境也北背雪山

續高僧傳卷四　第六張　五

三僊

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
廣衍周九万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
時或乖分略地為國今則盡三海際
同　　　　　　那伽羅曷國即
布驗掩遏之故地也詳諸經相意有
疑焉何則討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
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頻被
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涅槃若以為虛
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
者言此賢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
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並是
如來流化斯迹常在不足怪矣故其
勝地左則標樹諸窣覩波即靈塔之
正名猶偷婆斗藪婆之訛号耳阿育
王者此号無憂恨不覩佛興諸感戀
經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為建
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蹈
迹衆相皆竪標記並如前也城南不
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
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
盤佛眼圓睛狀如柰許澄淨暎然有
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為
環紫檀為笴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國

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突厥昔經侵
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其縁隱
顯未在異威裝奉覩靈相悲淚攬
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
和香印其頂骨覩有嘉瑞又增悲慶
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
取相乃示馬形其非所望加諸布施
精切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
符王終爲畜類情言歸依又加施戒
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
相者相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
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既非僧學國寺
弥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然彼王命
觀視具同旁國諸僧來斯禁學同來
礼謁又東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
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盡廟深事莊
嚴昔如來益經於此後乃數百年令
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大
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
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
火三災今正營構即世中所謂雀離
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
深遣沙門道生等齎大幡長七百餘

尺往彼掛之斷纔及地即斯塔也亦
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
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
捨於千眼睞奉二親擅持名山達拏
本迹仙為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
皆無憂王為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
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即世
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圍
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為諸國所重傳
云即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万餘並
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
跡半偈避鴿析骨書經割肉代鴿地
藥護命血飲夜叉如斯等相備列其
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
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
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
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
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
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
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
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
還返烏仗南至呾叉始羅國具見伊
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決目之地育

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

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文薩埵捨
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
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彌羅
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
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
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
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
門徑狹迮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
就學俱舍順正理因
明聲明及大毘婆沙王慜遠至給書
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
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繞山諸國形
體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
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
此南下通望无山將及千里至磔迦
國土據平川周万餘里兩河分注無
木繁榮于時徒侶二十餘人行至大林
中遇賊劫掠纔命全入村告乞乃
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
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
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至那僕底
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一張

等論又東詣郁伽羅寺就月胄論師
學眾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
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密
多羅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律
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王標
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赤勉
羅國東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
昔烏波鞠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
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
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獼猴
臨坑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
相眾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
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
餘尺中有天皃形極偉大謂諸有趣
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為鄙恥諸國
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
中所高者自在為多有一大寺五百
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万皆宅其寺
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為母
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
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
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為建石柱
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

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
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跡所及皆有蓮
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
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
殑伽河即恒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
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諍僧徒盈萬
多諸聖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
牙鐵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
臨河北其於此國學佛使日曹二畋
婆沙於毗耶犁那三藏所經于二旬
王号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
日者謚法之名無方兗後量德以號
被土初登即先厲号以滅後美之從
虛名可令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
隅為小國也先有室尚法王威行逼
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
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留之餘
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禍始也
興諸官屬至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
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
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
坑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尚法所威福
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

由来運統五方象兵八万軍威所及
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
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
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為常有犯
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
餘者徵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
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
二千餘里經于四國順殑伽河側忽
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
被執縛唯選奘公堪充天食因結壇
河上置奘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
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
如来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
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
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
賊船而覆漫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
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
心為法利益邊隅君若煞之罪莫大
也寧煞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
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憍償
彌外道邪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
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田大王造
之像在天之影也其側龍窟聖迹多

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
即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
縱有故基斯諸治宮源達故宅趾墟
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陁園
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舍寺頹滅尚
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塼
室一區中安如來為母說法像自餘
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
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
外道陰謗殺婬女處佛異論處身子
擒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
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
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
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
深邃臨望无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
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
伐窣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
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栖住故宮乾
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
在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即如來降
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
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
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

素王為聖將定年筆前達尚迷況復
曆有三代述時紀号猶自差舛顧惟
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乗權道適變
為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
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
竒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
千塔並是流璃所誅諸釋既是聖者
後人為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
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排軍流璃遂退後
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為法種揞
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
屏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竟宗樹之今
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
即是如来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
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
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非感見
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百里方至拘尸
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
五情失守崩踊躃地須之頃聘但見
荒城頹毀紀随宅基有標誌耳西北
四里河之西岸即娑羅大林周帀輪
徑四十餘里中央高塼即涅槃地有
一乾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

記云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
經出僧傳大略四　華七誤　差
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
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
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
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
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
愈故其地處致有坑穴其側復有現
是八分身雜塵諸塔並具瞻巳又西南
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痆斯
國即常所謂波羅奈也城臨殑伽外
道繁盛乃出万計天寺百餘多遵自
在僧徒二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
東北波羅奈河之西塔挂雙建育王
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興敬度河十里
即鹿野寺也周閣重閣崖若仙宮僧
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崇
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
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
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
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
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洗衣
洗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並王
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

其弥偉故略陳可順河東下減於千
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靈形異術
備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
寡鮮但為名地其中說淨名經處寶
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
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
之五處各建勝塔摽示後代自斯東
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
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
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
云弥勒下生用為首飾或有利其寶
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焰都不可
近今則沉深亘窮其底水又極熱難
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焰便踊
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
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唐國命往還
率由此地約指為語唐梵相去一万
餘里自古迴邅致遠途阻又從吠
舍南濟殑伽河達摩揭陁國即摩竭
提之正号也其國所居是為中印度
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毗
娑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聟矣
今所治城非古所築殑伽南岸有波

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
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白
離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跡甚量弥
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
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
六里有伽耶山昔古諸王所登封也
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
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
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
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座周
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
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
壘塼為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
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
得道之日此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
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
院三層墻高四丈皆塼為之師子國
王買取此處與造斯寺僧徒僅千大
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
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
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
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
香花充滿樹院其夜到此不覺悶絕

良久蘇醒歷覩靈相昔聞經說今宛
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
倍復悶絶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
悲慰雖僧礼詞惧無光瑞停止安居
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
千万七日七夜覚伸供養凡有兩意
謂覩光相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青
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豐故齊等時
有大乘居士為其開揀瑜伽師地尒
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瑠瓔
珞不見光采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
然而不測其由也恠斯所以共出草
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捧舍利大
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衆所放光
明照燭天地于時衆閤但得遥礼雖
巨觀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
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
覩靈瑞心無疑耶其具陳意居士曰
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
通可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揚具以
問之其曰相狀略同而狀跡或盛少
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屈吒播陁山
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

雞足因取号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
願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
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
竹師子虎象縱横騰倚毎思登踐
取進無由奘乃告王請諸防援衆給
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
行十里尒時彼國聞奘往山士女大
小數盈十万奔隨継至共往鷄足既
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
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
轉增喜踊具覩石鋳散花供養自山
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陁代那山有大
石室佛曽遊世天帝就石塗香以供
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
千人如来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為道
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娑羅脩
覲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便至矩奢
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
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陁之正中經
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為
其外郭上如陴堄皆乾為之西通小
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狭周輪百五十
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内諸古迹

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姞
栗陁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山
者是也唐言鷲峯之甚於諸山中最
高顯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往從下
至頂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
佛常往来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循諸
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北門
强一里許即迦蘭陁竹園精舍石基
東戶軌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
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
即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
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即大衆部結
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
闍姞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
稱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陁
寺唐言施無厭也贍部洲中寺之最
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
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
閣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甎壘其最上
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甎壘高五
丈許中間水遶極深池衢循有花萏
嚴麗可觀自置已来防衛清肅女人
非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

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万數皆同
給之食無有窮竭故復号寺為施
無厭也中有佛院俻諸聖迹精舍高
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
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
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
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
又有鍮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
彫裝未俻日役千功彼國常法欽崇
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户
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
現在受封大德二百餘人通經已上
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
烏者已西被於海内諸出家者皆多
義學任國往返都無隔导王雖守國
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談議其極
諸國風聲久達將造其寺衆皆大德
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同達之本村
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
與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
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
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
年百六歲衆所重故号正法藏博聞

强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
郎菩室商法王所坑之者為賊脅出
播論章奏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
揩己千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
寺廟并禮請說並命令坐問從何來
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
啼泣召弟子覺賢說已舊事賢曰
和上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
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
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
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
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
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上今損正法
藏問在路幾時奘曰出三年矣既與
夢同悲喜交集禮謝說寺素法通
三藏者負置十人由來闕一以奘風
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
米一斗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
等淨人四婆羅門一行乘象輿三十人
從大人米者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
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彼
與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
漸誠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

已後便依僧徒便請戒賢講瑜伽論 [illegible]
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
為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
法等並得諮禀然於瑜伽論所鑽仰
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識未忌
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
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為
伸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參他部
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第人命
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為裝行
調付給經論奘曰敢聞命矣意欲南
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
違也便向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
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
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寸許八
出花文部以新置石佛立迹長尺八
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
四千里至三摩呾吒國濱斥大海四
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
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則達林邑道
陋且長崇多障癘故不遊踐又從西
行將至二千里達羯羅拏國邪正兼事
别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

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
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
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
約指二万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
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暉赫見若
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
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
境也崇信佛法僧徒万許其土寬廣
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黒
蜂山昔古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
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
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波方達今
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擬
傳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
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並傳
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
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
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
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
詢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
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贍部南濱
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
流繞旋二十許帀南注大海中有天

宮觀自在菩薩常所往處即觀世音
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
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律則不可
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
遊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剌他國其
王果勇威英自在未嘗戒日寺有百
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此寺羅
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
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
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礼謁見者無
不歎詩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
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
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
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陁寺禮賢
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
刹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
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
國王等亦來觀礼洗足供養封賞城
邑奘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
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
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
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當如火蕩覺
已向勝軍說之奘意方決嚴具東還

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飢荒如
所夢矣初鄔爛陁寺大德師子光等
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奘曰聖人
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
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
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
毱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
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
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
勝王作書與鄔爛陁寺可差四僧善
大小內外者詣行宮在所擬有論義
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奘為
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
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
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為人物因
旨理沉密取難微覈如此陰陽誰窮
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捔決彼土常法
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
眾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為皂隸
諸僧同疑恐有瑕負默不陳對奘停
既久究達論道告眾請對何得同恥
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
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踊

彼既屈已請依先約裝曰我法無殺
不在刑科一要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
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荼論又別訪得
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
汝聞烏荼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
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
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
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
下之勍寇也何敵當之裝意欲流通
教本乃放任隨正法遂往東印度境
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
部衆乃有數万佛法雖弘未至其土
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
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劍沐佛法將事
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彼王嘆裝勝
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敘遣
使来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
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
聚請王決論言辯纔交邪徒草靡王
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功
德裝讃如来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
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
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所其途路

兩月廻達于時戒日王巨告曰東來者　[illegible]　第三十張

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卯

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

即印度諸僧美其之日也吾我已頻請

餅盍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

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

子王命象軍二万船三万與其泝殑伽

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万

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

頂礼鳴足盡珍散花設頌無量供已

曰弟子先請何為不來答以聽法未

了故此延命又曰彼支那國有秦王

破陣樂歌傳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

奘曰即今正國之太子也是大聖人

撥亂反政恩霑六合故有斯詠王曰

故天縱之為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

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

日光既出炎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

破訖試救取看小乘諸僧无敢言者

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

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

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

日發　勅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

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
月方到尒時四方翕集乃有万數能
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
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
音樂請奘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徵覈
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
錢三万金錢一万上氎一百具仍令
大臣執奘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
論勝十八日来無敢問者並宜知之
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令邊
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
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
勅所部遞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
各數万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
流淚執別奘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
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
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
諸僧勸受為施皆曰斯勝福也佛
滅度来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
為用及擇門為國寶今既見惠信
之極矣因即納焉而反錢實然其為
也其形圖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
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

山狀如重都相似空行雖逢奔遊而
安隱不墜土瀰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
度境飛日威被咸豢供侍入阜利國
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万並學
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
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京
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
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
不續唯斯一嶺曼延高遠約略為言
贍部一洲山兼斯地何以知耶至如
西境波斯平川眇漫東尋嵬嵩莫有
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阜衍
即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
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尒雅所謂
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
積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
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
其發源之始斯可知矣奘引從前後
自勒行衆沿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覩貨
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
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
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總
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

入葱嶺撥賂部洲中南接雪山北 [illegible]
至熱海東漸烏鎩西極波斯北接廣谿
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氷巖崖險過
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
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
其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
南望平野北達藂山方名葱嶺又東
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悉
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南
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從
南而来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
像上施金銅圓盖人有旋遶盖亦隨
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
有千里達商弥國東至大川廣千餘
里南北百餘里絕无人住川有龍池
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葱
嶺內贍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
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
與縛芻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
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
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
海故知高也河出大鳥卯如𤭯許案
條支國大卯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

百至揭盤陁國北背徙多河即經所
謂悲陁河也東入塩澤潛於地中涌
於積石為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
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
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
左近諸僧年別為剃又東千餘里方
出蔥嶺至烏鎩國城臨徙多西有大
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坐形
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
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
於山內裝至斯國與為別行先度雪
河為晚方至水漸流張不患山道尋
嶺直下牙衝岸樹為性凶獷又拔却
頭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
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跡勒乃至沮
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裝為
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
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万
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
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
定東行八百達于適國地惟沙壤寺
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
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

門封掩初奘既度葱嶺先遣侍人賫
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勑流問令早相
見行達于闐以爲致死所齎經像交
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勑令于闐
王給其鞍乘既奉嚴勑驛馬相運至
于沙州又蒙別勑計其行程酬僱價
直自余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
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西道俗
相趍屯赴闤闠數十万衆如值下生
將欲入都人物諠擁取進不前遂停
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
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街之都
亭驛二十餘里列衆禮謁動不得旋
于時駕幸洛陽奘乃留諸經像送弘
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
四部諠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
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
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遠日同共
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
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
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奘
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
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

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勅引入
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敘真俗無
爽帝自從卯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
鼓上即事戎游罔罪遂左明旦將發
下勅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
其請乃勅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
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奘
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為
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
為日久矣但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
常傳贍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
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
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
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為言奘既
妄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
齎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
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
返又勅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
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
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
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
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
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 勅普請京

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
之間勅信又至乃勅且停待到方譯
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裝速至
但為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
深淺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
法師唐梵具贍詞理通敏將恐徒揚
仄陋終虧聖典裝曰昔者二秦之譯
門位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
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
褊能妄參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
帝曰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
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所須人物吏
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
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閏等
以為證義沙門行友玄賾等以為綴
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為錄文沙門
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偽
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
十卷余為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
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
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録
文沙門行友詳理文句裝公於論重加

閩綠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
沙門玄睛筆受微有餘隟又出西域
傳一十二卷沙門彌機親受時事連
紙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
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来所譯經教
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
此俗然後筆人亂理文句中間增損
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
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尚
賢吴魏所譯諸文但為西梵所重貴
於文句鈎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
居繁複故使綴工専司此位所以貫
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書繕
寫于時駕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請序
題尋降手勑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
塵表泛寳舟而登彼岸捜妙道而闢
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
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
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
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敢仰
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
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又勑二十
餘人隨往印度前来國命通議中書

勑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
將論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奘乃為
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
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勑令翻老子五
千文為梵言以遺西域奘乃召諸黃
巾述其玄奧領疊詞旨方為翻述道
士蔡晃成英等競引釋論中百玄意
用通道經奘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
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本出
無從晃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
至於三論晃所師遵準義幽通不無
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
莊猶自申明不相為佐佛言似道何
爽綸言奘曰佛教初開深文尚擁老
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為聯
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
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
千卷多是醫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
王弼周顒蕭繹顧歡之徒動數十家
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
不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
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
何以相通請為翻之奘曰觀老治身

治國之文文詞具矣即齒咽因派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奘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奘曰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為笑林遂不譯之奘以弘讚之極匆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為重又重表曰伏奉墨勅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尚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無虞遷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

[illegible]

廣樂不秘響法諸昧金鏡奇登上轄
丕光遐暨敢緣斯理重以千祈伏乞
雷雨由垂天文倚照配兩儀而同久
與三輝 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
筆而弘遠鷄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
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
迷生方起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勅遂
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
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
為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
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何
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
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
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兖
荊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
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
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僚讀之其
詞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
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
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
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
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

[illegible]
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
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
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
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
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
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
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
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
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
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
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
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
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
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
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
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
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
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
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
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
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四十三張　去密

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
內境悲正法之淩遲栖慮玄門慨深
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
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
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
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
万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
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
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
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
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
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
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
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
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
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
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
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
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選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
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
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曰月
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百
僚稱慶奘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
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羲冊
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
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
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
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
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
途万里恃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
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
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
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
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寄才
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
紨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
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眾妙
之門同惠雲之濡百草一音演說億
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

善如聞受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朕（續高僧傳云帝特美之）
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
未閑所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
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
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
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云朕性
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汙經
文見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塵美惟
益真慙息今朝宰英達咸申擧讚揚
宗叨感氣接成陰　皇太子述上所作
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
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
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
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
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
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
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
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
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
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
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
古而鎭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
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峰慧日法流

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
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於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
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
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
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
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
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
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
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
令立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
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
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
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
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
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
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
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
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
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自

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一所謂法
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
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
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
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擧大綱
以爲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問沉隱
翻譯相續不爽法機勅賜雲納一領
妙絶古今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
聖種皆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
北闕造弘法院鎭恒在彼初於曲池
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奘令住度
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
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
人今上嗣錄素所珎敬追入優問礼
殊恒於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
勅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於修文
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
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
恩設大齋朝宰悉至黃門郎薛元超
中書郎李義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本
知何德以光揚耶奘曰公此之問常
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終憑朝
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

[illegible]法[illegible]書

嵩年受光繹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
錄文貞觀翻頌初譯則僕射蕭瑀太
府蕭璟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
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望上
切風樹之哀追造莊嚴騰實之美勿
過碑須若蒙二公為致則不朽之跡
自飛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旦遣給事
宣勅云所須宮人助翻者已處分訖
其碑朕自作尋勅慈恩翻譯大義須
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
禮部許敬宗黃門郎薛元超中書郎
李義府等有不安穩隨事潤色若須
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
書蒙特許克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
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部及兩縣伎
樂車徒千餘乘駐弘福寺上居安福
門衛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
北之南二十餘里充牣衢街光啟興
法無與儔焉又賜山納妙勝前者并
時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從駕洛
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
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又於明德宮
翻大毗婆沙等論其少離桑梓自昔

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
迎與相見訪以墳隴荒蕪未遷便卜
勝地旅塋安厝至少室山西北緱氏
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即
奘之生地也下有少林寺即魏孝
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栖託為
國翻譯苐手勑云省表知欲晦迹
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
什以揮今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
空學寡靡究高深朕以淺識薄聞未
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
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
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
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
戢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
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
遂因竊言顯慶三年下勑為皇太子
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
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万偈此土八
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勑令往玉華翻
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詭靜不爽譯
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
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

[illegible]
會說總六百卷般若空宗識焉圓盡
於闐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
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御
經請制經序於蓬萊宮通事舍人爲
義宣勑許之坐生常以來願生彌勒
及進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發天又
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
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
覩史多天見彌勒佛自般若翻了唯
自策勤行道礼懺麟德元年告翻經
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
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
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可速問關者
驚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
自知遂往辭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
礼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
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
九日告寺僧曰奘必當死經云此身
可惡猶如死狗奘既死已勿近宮寺
山靜處埋之因既卧疾開目閉目見
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
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
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悅

揭告門人有緣並集之無常將及急
[illegible]
来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
骨對寺僧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默
念彌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彌勒如來
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
彌勒如來所居內眾願捨命已必生
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
頭左手髀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
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子
問曰和上定生彌勒前不答曰決定得
生言已氣絕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
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勑葬日聽京
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
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遏人神四俗以
之悲涼七眾惜其沉沒乃葬於白鹿
原四十里中皂素彌滿其塋與兄捷
公相近皆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
勑令改葬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夫
力乃又出之眾咸歎異經久埋瘞色
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
以闇昧濫沾斯席與之對晤屡展炎
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
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

剎行絕塵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
促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開疑
議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
且其發迹入法特異常倫聽覺經論
用為恒任既周行東夏挹酌諸師披
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
新學府遂能不遠數万諸求勝法嘗
捨形命必會爲期發趾張掖遂次龍
沙中逢艱險身心從絕既達高昌信
光來儐傳國祖送備閱靈儀路出鐵
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
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弥厲勇無以歸
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遂言揚義非尋
授廣開異論包藏智贍致使梵侶傾
心不匱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
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爲
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平
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奘乃卑心
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
異蹤二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初機
訣寺二千學僧皆号智囊護持城壍
及覩其唇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美
何斯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有

中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
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
惟遠脩奉歲至感其之功若非天挺
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
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
法勇終于道遂道生相繼中途二十
人後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參揚導
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奘矣懼其經
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遑暮足得出
之無常奄及惜共
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
布如烏伐邪以言頻多故此但訛略
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
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為懷歷游諸
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諳詁訓
大夏言為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
性泒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
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
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即歎
海度人立寺所在揚翊承聞那東國
盛轉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稱最乃搜
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
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四張　左

勅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
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
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
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
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
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
被勅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
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
為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
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
經要約精審可常行學其年南海
真臘國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
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云
國有好藥惟提識之請自採取下勅
聽往返亦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
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
無相與奘頗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
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
五部毘尼外道四韋陀論莫不洞達
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
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
事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嘆代
有斯蹤知人難哉千齡一遇那提挾

道遠至授俾北冥既無所待乃三被
毒載充南侵崎嶇數万頻歷寒氣委
命斯在囂乎懵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
所載無德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
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
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信賢明宣章
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埏埴
既圓稍功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
大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
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
叨臨傳述逐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
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
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
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
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
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
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
義舉文質彬彬諷味餘逸厥斯以降
輕靡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
由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
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
流夫在說覺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

綱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鑒深有
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委
況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
雖欲從勵終陷前蹤粤自漢明終于
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
義求罕見眉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
覆疏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等情乖
音悟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
唯識行宣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
後出靡隆風猷古指今賢德殊恒律
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授世轉澆波
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既在皇唐
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
詞鋒競擬鄭聲難偃系夫大覺
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
安得凡懷虛參聖慮用為標擬誠非
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
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標奇文高
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
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況乎
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
其中殽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識
世号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披

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
弘行於世不虧傳述宗有開士慧嚴
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
聯輝絶蹤將非面奉華冑親承詁訓
得使聲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
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亂瀉水不妄
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
足定澆淳世有裴公獨高聯類往還
振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
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折幽盲華戎
胥悅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勘
頻開前失既闕全乖未遑釐正輒略
陳此夫復何言

續高僧傳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